

唐荆川左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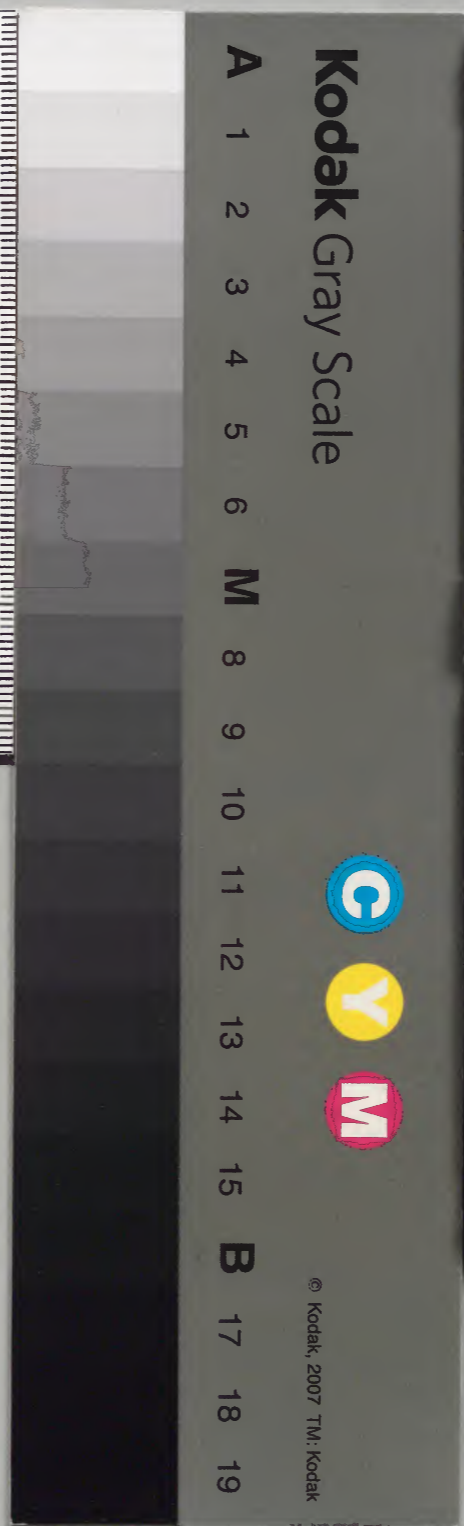
百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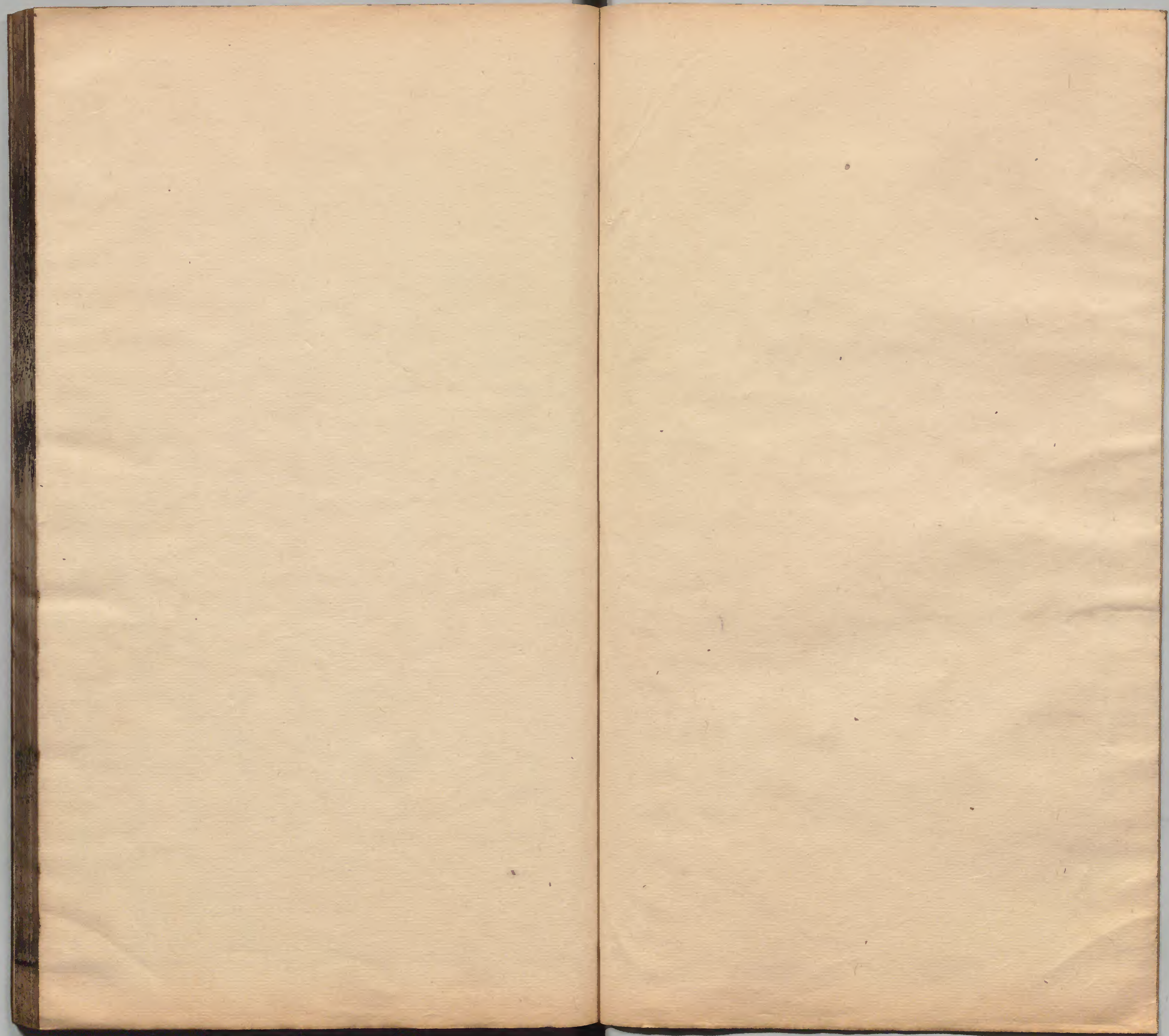


庫	文	閣	內
函	冊	號	類
四	二〇〇		漢
一四			書
架			

庫	文	閣	內
函	冊	號	類
二九	二〇〇		漢
一六			書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00
冊數	140 (132)	
函號	290	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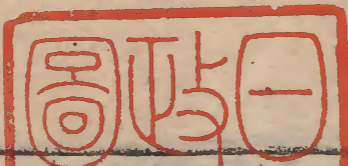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三十四

淺草文庫

方技六 占夢

魏周宣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為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市中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後車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為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殿

屋兩瓦墮地化為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與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寃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復問曰吾夢磨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植之罪偏於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為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

有如意到
禱機
忘言

其占何也宣對曰君欲徂行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腳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轆故中夢當墮車折腳也芻狗既車轆之後必載以為樵故復夢憂失火也宣之敘夢凡此類也十中八

九世以比建平之相矣其餘效故不次列明帝末卒

晉索統

索統字叔徹敦煌人也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為通儒明陰陽大小五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國事避世無事人從統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統曰政事異也或在官中無為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三國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為無益者乃不道問者之上下策策立水上與天下人語統曰水上為陽水為陰陽事也上如皇妻迫水未半婚姻事也言在上上與天下人若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水汗而成策曰老夫奄矣不為媒也

會太守... 張公徵女仲春而成
婚... 張宅... 上山還耕舍三周但見松
栢不知... 處... 曰馬屬雌... 為火... 禍... 人上山為
凶... 但見... 栢... 象也... 不知... 處... 為無門也三周
三... 之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謀反伏誅索克初
夢天上有二... 栢... 元前統曰棺者... 也當有京師貴
人舉君二... 官者... 再... 俄而司徒工戎書屬太守使
舉克太守先署克功曹而舉孝廉... 後夢見一虜脫
上衣來詣克統曰虜去止留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
婦生男終如其言朱桶夢內中有一人着赤衣... 手

把兩杖極打之統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兩
杖箸象也極打之飽肉食也俄而亦驗焉黃平問統
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
統曰馬者火也舞為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
歸而火作索綬夢東有二角書詣綬大角朽敗小角
有題常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統曰大角朽敗腐棺
木小角有題題所詣一在前前曾也一在後後背也
當有曾背之間時綬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功
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統曰脚肉被啖
為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

從求占書統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為主人其人無
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統因從父老問占夢之
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澹命為西閣祭酒統辭曰少
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
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
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東帛禮之月致
羊酒年七十五卒丁家

方技七

相術

魏朱建平

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太
祖操為魏公聞之召為郎文帝不為五官將坐下會
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已年壽又令徧相衆賓建平曰
將軍當壽八十五至四十時當有少厄願謹護之謂夏
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為州牧而當有厄若得過可年
至七十致位公輔謂應據曰君六十二位為常伯而
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可見也謂
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死於兵宜善防之初

不著
評法

何處
說起

穎川荀攸與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啗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意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鶩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崩夏侯威爲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咸使素辦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

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鷄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歛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陵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並以爲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也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嘗問其相馬以入建平道遇

之語曰此馬之想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
齒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殺之建平黃初中卒

唐袁天綱

袁天綱成都人仕隋為鹽官今在洛陽與杜淹王珪
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
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
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謫吾且見之淹以待
御史入天策為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為
左衛率正德中俱以事流雋州且天綱曰公等終且
貴杜位三品難以言壽王肅亦三品後於杜而壽過
之但晚節皆困是實也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
十年且顯立功其在世益間邪軌後為益州行臺僕

射天綱復曰赤麻干腫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爲將
必多殺願自取就果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母憂右輔
澤而動不久必還乘還爲都督貞觀初太宗召見曰
古有君平朕今得爾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固勝之
武后之初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二子
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
貴而不利太后最幼姆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
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爲女當作天子帝
在九成宮令視岑文本曰學堂瑩夷眉過目故文章
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視法二品肉不稱骨非
壽兆也張行成馬周見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右
貴驗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
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晚得官終位宰相其術
精類如此高士廉曰君終作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
數旣盡如期以火山令太子客師亦傳其術爲廩犧
令高宗置一鼠於廩令家射皆曰鼠師獨曰雖實
鼠然入則一出則西發鼠生三子嘗渡江入舟而
還左右詰故曰舟中人言下氣皆墨不可以濟俄有
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而問其人吾可以濟江中
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高師德也時有長社人

張憬藏技與天網埒魏二忠尚少生見憬藏問之久
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若邪拂衣去憬藏遽
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甲裴珪妻趙見之
憬藏曰夫人曰修經法曰不視淫又曰目有四白五
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姦沒入掖廷裴光廷當國
憬藏以紙大署台字投之光廷曰吾既台司矣尚何
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隋末又有高唐人乙弗弘禮
當煬帝居藩召見弘禮賀曰大王為萬乘主所成在
德而已及卽位悉詔諸術家坊處之使弘禮總攝海
內變亂帝曰而昔言朕既驗然終當奈何弘禮逡巡

帝知之乃曰不言且死弘禮曰臣觀人臣相與陛下
類者不長然聖人不相故臣不能知由是勅有司監
視毋得與外語薛大鼎坐事沒為奴及貞觀時有請
於弘禮答曰君奴也欲何事請解衣視之弘禮指腰
而下曰位方岳玄宗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天
壽裴冕為河西留後梁鳳輒言不半歲兵起君當以
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日向雒一日向
朔方此時公當國冕妖其言絕之俄而嶺山反冕以
御史中丞召因問三日答曰雒日即滅蜀日不能久
朔方日愈明肅宗卽位而冕為王帝拜都水使者梁

鳳謂呂誼曰君且輔政須大節乃得誼責譏成務之
史突入射誼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盧
允毀服給謁梁鳳不許二人語以情梁鳳曰李自舍
人閱歲而相虛不過郎官揆已相擢允吏部郎中

唐王遠知

王遠知系本琅邪後為揚州人父曇選為陳揚州刺
史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浮屠寶誌謂曇選曰
生子當為世方士遠知少警敏多通書傳事陶弘景
得其術為道士又從臧兢游陳後主聞其名召入重
陽辯論超詣甚見咨挹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使人
介以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鬢帝懼遣之後幸涿郡詔
遠知見臨朔宮帝執弟子禮咨質仙事詔京師作王
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謂帝不宜遠京國不
省唐高祖尚微遠知密誥天命武德中平王世克秦

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知未識迎語曰中有聖人
非王乎乃諗以實遠知曰方爲太平天子願自愛太
宗立欲官之苦辭貞觀九年詔澗州卽茅山爲觀俾
居之璽詔曰省所奏願還舊山已別詔不違雅素并
勅立祠觀以伸曩懷未知先生早晚至江外祠舍何
當就功令太史令薛願等往直朕意遠知多恠言諡
其弟子潘師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署少室
伯吾將行卽沐浴加冠衣若寢者遂卒或言壽蓋百
三十六歲云遺命子紹業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七
十見女君調露中紹業表其言高宗召見嗟賞追
遠知太中大夫謚升真先生武后時復召見皆如其
年又贈金紫光祿大夫天授中改謚升玄

方技八 聲律

魏杜夔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為雅樂郎中平五年
以疾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
表令與孟曜為漢王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
口今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
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曹操操以夔為軍謀祭
酒叅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
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成郎鄧靜尹齊
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蕭



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黃初中爲太樂令協律都尉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爲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鐘其聲韻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操操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爲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爲養馬士文帝丕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願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瑟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悅後因他事繫夔使願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官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邵登張素桑馥各至太樂丞下邳陳頑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

隋萬寶常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齊後
謀還江南事泄復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戶妙達鐘
律遍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
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
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隋俱不得調開皇初
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鐘調寶常雖爲伶人譯
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
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
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

尺爲律以調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
六十四卷且論八音旋相爲宮法改弦移柱之變爲
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律變化終於一千人百聲時以
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以來知音不能通見寶常特
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
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
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
蘇夔以鐘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
者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
爲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

微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從胡僧受學云是佛家
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當言所爲可以行矣
寶常遂如其言以荅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四夷之
樂非中國宜行其事竟寢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
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
言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而無子
其妻因其臥疾遂竊其資物而逃無人贖遺寶常竟
餓死將死也取其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
火中探得數卷是行於世開皇中鄭譯何妥盧賁蘇
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爲當時所用至於

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
令樂等能造曲為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為
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為
神時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
都令言之子嘗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
令言時臥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
興自早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歔流涕謂其
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
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弑於江
都

宋魏漢津

魏漢津本蜀黠卒也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號李八
百者授以鼎樂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
其下必有玉卽脫衣沒水抱石而出果玉也皇祐中
與房庶俱以善樂薦時既逸方定黍律不獲用崇寧
初猶在朝廷方協考鐘律得召見獻樂議漢津言曰
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為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
而九乃為黃鐘之律禹益黃帝之法以聲為律以身
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表為宮聲之
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表為羽聲之管

第三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
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
卽黃鐘之律定矣黃鐘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
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二節无鑄九鼎次鑄帝坐
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弦
裁管爲一代之樂制其後十三年帝一日忽夢人言
樂成而鳳凰不至乎蓋非帝指也帝寤大悔歎謂崇
寧初作樂請吾指寸而內侍黃經臣執謂帝指不可
示外人但引吾手畧比度之曰此是也蓋非人所知
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於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
令刻黃試之時曷終無漢津初說但以其前議爲度
作一長笛上之帝指寸皆長於舊而長笛殆不可易
以動人觀聽於是遂止蓋京之子條云條又曰初漢
津獻說請帝三指之二寸三合而爲九爲黃鐘之律
又以中指之徑圍爲容盛度量權衡皆自是而出又
謂有太聲有少聲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
陰也地道也中聲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
之奇偶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
爲迂怪蔡京獨神之漢津密爲京言大晟獨得古意
十三四爾他多非古說異日當以訪任宗堯宗堯學

於漢津者也漢津既陰陽數術多奇嘗語所知曰
不三十年天下亂矣未幾死京遂召宗堯為典樂復
欲有所建而為田為所奪後即鑄鼎之所建寶成殿
祀黃帝夏禹成王周召而良漢津俱配食謚漢津為
嘉晟侯

方技九

秦扁鵲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
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堂謹遇之長桑君亦
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
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
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
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
人也扁鵲以其方禁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
視病盡見五藏癆瘵皆以診脈為名耳為醫或在齊

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嘗嘗羅公特諸大夫疆而公
族弱趙簡子爲大夫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
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
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
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與曰我之帝所甚藥吾所
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
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靈者之子且今而國男女無別
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
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
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

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
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
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
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
帝屬我一雀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
國且世衰七世而仁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
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
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號號太子
死扁鵲三號官明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
國中治穰過於穰事也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

錯而不得泄暴於外則為邪害精神不能主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竭而陰急故暴癎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日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講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鏡石橋引案杭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流瓜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

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郅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論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嘗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曰扁鵲言曰云然而不曠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說君說君謂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曰扁鵲曰病與而美之已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而幸之扁鵲寡臣幸甚

有先生則言無先生則棄橫埃無登之終而不得反
言未卒西喘者服臈之補泄之流涕之滯忽忽承眈
悲不能自止容貌變黃一知鵲口若太子病所謂尸蹩
者也夫以陽入陰中者胃纏絡中經維絡別下於三
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逆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
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
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
故形靜如死狀太子亦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
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廢中之
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
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
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太
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
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
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
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
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
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
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
曰君有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聽扁鵲出桓

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處也湯火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益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痼疾多而醫之所治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

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魏華佗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
 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
 以為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
 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者煮熟便飲語其節度
 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二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應
 除若當針亦不過一二兩處下針言當引氣若至語
 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
 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剗割病者飲其麻沸散須臾便
 如醉死無所知因須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瀉洗縫

史記卷之...

三

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驚一月之間卽平復矣故甘陵相大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作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卽愈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火聲小便不利作日試作熱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卽作熱食而不汗出作日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作言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作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作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卽各與藥明日並起鹽漬嚴昕與數人共候作適至館誦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作曰君有急事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作視脉曰尚虛未得復勿爲勞事御內卽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死一如作言督郵徐毅得病作往省之毅謂作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便苦欬嗽欲臥不安作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作言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作作曰其母懷羶湯氣內養乳

中虛冷兒得毋寒故令不時愈他與四物女先丸十
日卽除彭城夫入夜之則薑薑其手呻吟無賴他令
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爲易湯湯
令煖之其旦卽愈軍吏梅平得病陰名還家家居廣
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他偶至主人主人令
他視平他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
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他所刻他行道
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
他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
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卽如他言立吐
蚘一枚縣車邊欲遣他他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是
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他
北壁縣此蚘輩約以十數又有一郡守病他以其爲
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
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他郡守子知之屬使
勿逐守志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一士大夫
不快他云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
不能殺君恐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剝裂士大
夫不耐痛養必欲除之他遂下手所患尋左十年竟
死廣陵太守察登病曾中煩懣面赤不食他脈之

曰府君胃中有蟲一升飲成肉疽食腥物所爲也即
作湯二升元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
虫赤頭皆勁卡是生魚膽也所苦復愈佗曰此病
後三期當過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
在如言而死曾操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操苦頭風
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鼻隨手而左有人病兩脚蹇不
能行輦詣佗佗望見云已鈎針灸服藥矣不復須看
脉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二寸縱邪
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後灸處夾背一
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本丁將軍妻病甚呼佗

視脉曰傷娠而胎不出將軍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
佗曰按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佗舍去婦稍小
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脉故是有胎前當生
兩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
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脈不復歸必燥
著母甚故使多毒痛今當與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
出湯并針加如症急如不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
不能自出且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足完具色黑
長可尺許佗之絕技凡類此也然本佗士人以醫見
業意皆自悔後操親埋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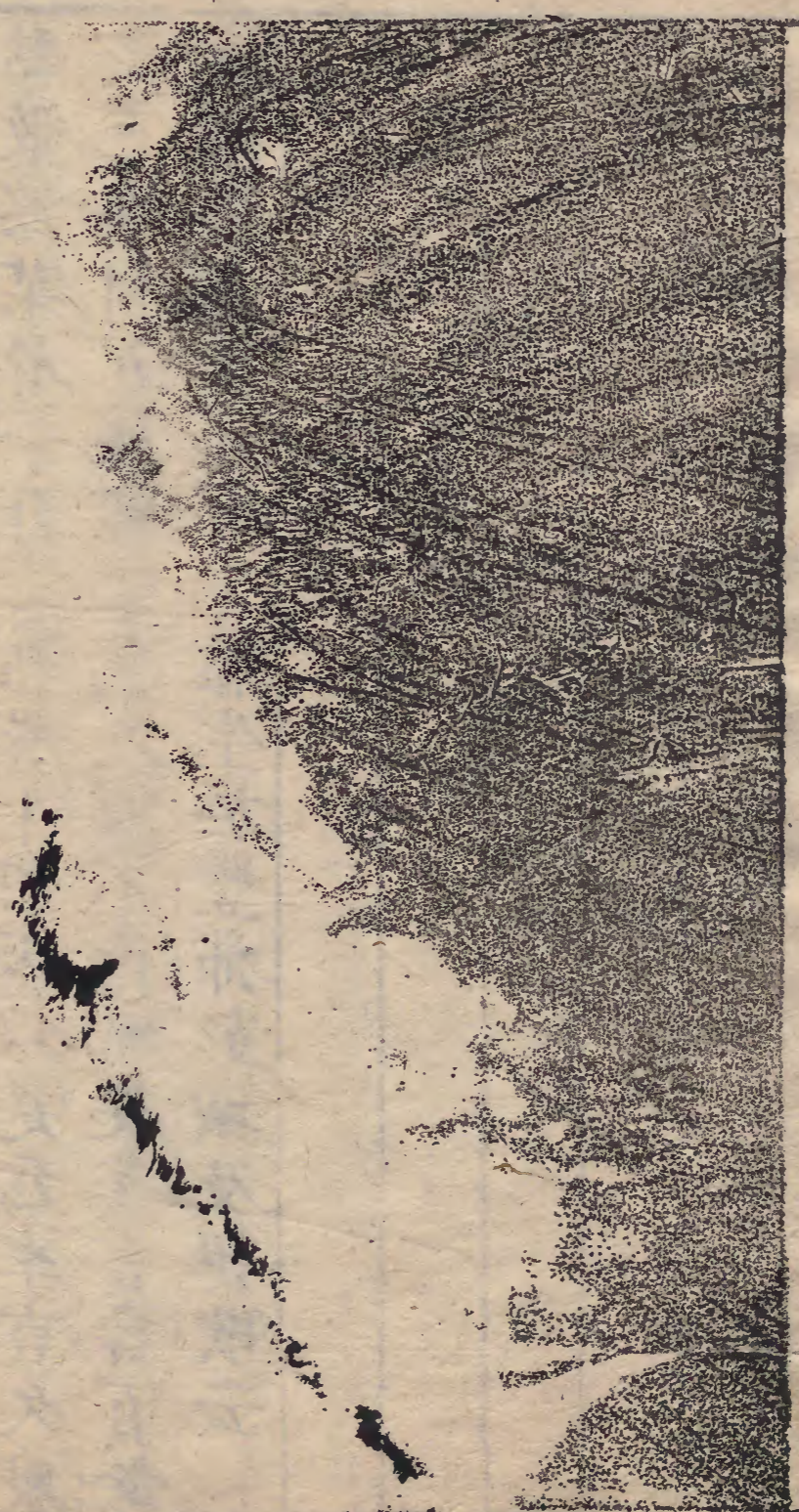
近難治恒事或治可延歲月他久遠家田歸田日當
得家書一乃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操
累書謂人執縣發遣他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操
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
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彧
請曰他術實工人命所縣宜舍宥之操曰不憂天下
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他他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
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他亦不強索火燒之他
死後操頭風未除操曰他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
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乃
後愛子倉舒病困操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強死
也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他
佗言君病腸癰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君散兩錢
當吐二升餘膿血訖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
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
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訖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
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一強養之欲死何恐無急去
藥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差為益一其一他更素成與
之已故到一遺值佗見收怒怒一不一從一後十八歲
成病竟發無藥可服以一於一死一時吳並彭城樊阿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三十三 贊

皆從他處。善依準他治多所全。法化言靈。曰人體欲
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氣血流通。脈流通
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具以士之他者爲導
引之事。熊經鴟顧。引輓。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
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
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
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飲
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
術。凡醫咸言背及胃臟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過四
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胃臟。針下五六寸。而病
輒皆瘳。阿從佗求可服食。益于人者。佗授以漆葉青
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
去三蟲。利五臟。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
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

唐許胤宗

許胤宗義興人仕陳為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脉沈難對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卽以黃耆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擢義興太守武德初累進散騎侍郎關中多骨蒸疾轉相染得者皆死胤宗療視必愈或勸其著書貽後世者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測五藏所解口真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不可證病六藥俱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脉以常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



獵不知鬼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疏矣一藥偶
得他味相劑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
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卒
年七十餘

宋龐安時

龐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兒時能讀書過目輒記
父世醫也授以脉訣安時曰是不足為也獨取黃帝
扁鵲之脉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辯詰
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冠已而病瞶乃益讀靈樞
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
貫嘗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
所謂難經者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
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蓋出於此以之視淺深決死
生若合符節且察脉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脉

陰陽相應如兩寸之繩陰陽相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
陰陽於喉手配覆溢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沉分四溫
於傷寒此皆扁鵲畧其端而予參以內經諸書考
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頃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又欲
以術告後世故著難經辯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
臟之宜秩其職任官其寒熱班其奇偶以療百疾著
主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脫遺備陰陽之變補仲
景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嘗試有功不可
遺也作本草補遺爲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
者爲辟球金居之親視飭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
可爲者必實告之不復爲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
來謝不盡取也嘗詣舒之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
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時之弟子李百全適在
傍舍邀安時往視之纔見卽連呼不死令其家人以
湯溫其腰腹自爲上下按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
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時曰見已
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能復脫故非符藥所能爲
吾隔腹測元手所在鍼其虎口旣痛卽縮手所以遽
生無他術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如
此有問以華佗之事者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爲也其

史之妄乎年三十八而疾作門人親請自視涼笑曰
吾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脉也今胃氣已絕死矣遂
屏卻藥餌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

宛丘張氏跋傷寒論曰張仲景傷寒論論病處方纖
悉必具又爲增損進退之法以預告人嗟夫仁人之
用心哉且非通神造妙不能爲也安常又竊憂其有
病證而無方者續著爲論數卷用心爲術追儷古人
淮南謂安常能與傷寒說話豈不信哉

山谷黃氏龐安常傷寒論後序安常自少時善醫方
爲人治病處其生死多驗名傾江淮諸醫然爲氣狂
俠鬪難走狗蹴踘擊毬少年豪縱事無所不爲博奕
音技一工所難而兼能之家富多後房不出戶而所
欲得人之以醫聘之也皆多陳其所好以順適其意
其來也疾家如市其疾已也君脫然不受謝而去之
中年乃屏絕戲弄閉門讀書自神農黃帝經方扁鵲
八十一難經靈樞甲乙葛洪所綴緝百家之言無不
貫穿其簡策紛錯黃素朽蠹先師或失其讀學術淺
陋私習穿鑿曲士或竄其文安常悉能辨論發揮每
用以視病如是而生如是而不治幾乎十全矣然人
以病造之不擇貴賤貧富便齋曲房調護以寒暑之

宜珍膳美饗時飾其饑飽之度愛其老而慈其幼如
痛在已也未嘗輕用人之疾當試其所不知之方蓋
其輕財如糞土而樂義耐事如慈母而有常似秦漢
間游俠而不害人似戰國四公子而不爭利所以能
動而得意起人之疾不可縷數它日過之未嘗有德
色其所論著傷寒論多得古人不言之意其所師用
而得意於病家之陰陽虛實今世所謂良醫十不得
其五也余始欲掇其大要論其精微使士大夫稍知
之適有心腹之疾未能卒業然未嘗游其庭者雖得
吾言而不解若有意於斯者讀其書自足覽其精微
故特著其行事以為後序云其前序海上道人諾為
之故虛右以待

卷之八

金張元素

張元素字潔古易州人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
 大斧長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
 術河間劉完素病傷寒八日頭痛脉緊嘔逆不食不
 知所為元素往候完素面壁不顧元素曰何見待之
 卑如此哉既而診脉謂之曰脉病云云曰然初服其
 藥用某味乎曰然曰子誤矣某味性寒下降走太陰陽
 亡汗不出今脉如此當服某藥則效矣完素大服如
 其言遂愈元素自此顯名元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說
 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法新病不相能也自為家

法云

三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金劉完素

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守
真大醉及寤河達醫術若有授之者乃撰運氣要旨
論精要宣明論慮醫或出妄說又著素問玄機原病
式特舉二百八十八字注二萬餘言然好用涼劑以
降心火益腎水為主自號通玄處士云

金劉完素

三才圖會卷之二十一
金匱要略
張從正
其法宗劉守真用藥多寒涼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
醫書有汗下吐法亦有不當汗者汗之則死不當下
者下之則死不當吐者吐之則死各有經絡脉理世
傳黃帝岐伯所為書也從正用之最精號張子和汗
下吐法妄庸淺近習其方劑不知察脉源病往往殺
人此庸醫所為失其傳之過也其所著有六門二法
之目存於世云

元張從正

張從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精於醫貫穿難素之學
其法宗劉守真用藥多寒涼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
醫書有汗下吐法亦有不當汗者汗之則死不當下
者下之則死不當吐者吐之則死各有經絡脉理世
傳黃帝岐伯所為書也從正用之最精號張子和汗
下吐法妄庸淺近習其方劑不知察脉源病往往殺
人此庸醫所為失其傳之過也其所著有六門二法
之目存於世云

三才圖會卷之二十一

元李杲

李杲字明之鎮人也世以貨雄鄉里杲幼歲好醫藥
 時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杲捐千金從之學不
 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
 人不敢以醫召之大夫士或病其資性高譽少所降
 屈非危急之疾不敢謁也其學於傷寒癰疽目病為
 尤長北京人王善甫為京兆酒官病小便利目睛
 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
 滲泄之藥皆不效杲謂衆醫曰疾深矣內經有之勝
 脫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今用滲泄之劑而病

身家石錄卷一百一十一
元李杲

三



益甚者氣不化也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
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勝無陰其欲化
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
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
墨本證不復見脉沉細小便不禁吳初不知用何藥
及診之曰此立夏前誤用白虎湯之過白虎湯大寒
非行經之藥正能寒腑藏不喜用之則傷寒本病隱
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投之以苦陰邪則
他證必起非所以採白虎也有溫燥藥之升陽行經者
吾用之有難者口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之治
奈何果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由
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
妻目翳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果云翳
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
合而為病耶乃瀉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為之使
既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腎色
各異乃曰脉皆屬於目脉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
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
之疾遂不作馮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
而頓渴脉八九至醫欲以承氣湯下之已煮藥而果

適從外至馮告之故杲切脉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
有言在脉諸數爲熱諸遲爲寒今脉八九至是熱極
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脉從而病反者何也脉之而
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爲陰証矣令持薑附
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瓜甲變
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
著足底不能伸杲以長針刺骹中深至骨而不知痛
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此者六七服
藥三月病良已裴擇之妻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
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之藥投之杲曰不然
夫病陰爲陽所搏溫劑大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
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杲之設施多類此當時
之人皆以神醫目之所著書今傳於世云

朱震亨字彥修婺之義烏人也號丹溪震亨自幼好

學

元朱震亨

朱震亨字彥修婺之義烏人也號丹溪震亨自幼好學日記千言稍長從鄉先生治經爲舉子業後聞許謙得朱子四傳之學講道金華山復往拜焉益聞道德性命之說宏深粹密遂爲專門一日謙謂曰吾臥病久非精於醫者不能以起之子聰明異常人其肯游藝於醫乎震亨以母病脾於醫亦粗習及聞謙之言卽慨然曰士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於時猶仕也乃悉焚棄向所習舉子業一於醫致力焉時方盛行陳師文裴宗元所定大觀二百九十七方

震亨窮晝夜是習習既而悟曰搯古方以治今病其勢不能以盡合苟將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必也素難諸經乎然吾鄉諸醫鮮克知之者遂治裝出游求他師而叩之乃渡浙河走吳中出宛陵抵南徐達建業皆無所遇及還武林忽有以其郡羅氏告者羅名知悌世稱太無先生宋理宗朝寺人學精於醫得金劉完素之再傳而旁通張從正李杲二家之說然性褊甚恃能厭事難得意震亨往謁焉凡數往返不與接已而求見愈篤羅乃進之曰子非朱彥修乎時震亨已有醫名羅故知之震亨既得見遂北面再拜以

謂受其所教羅遇震亨亦甚懽即授以劉張李諸書為之敷揚三家之旨而一斷於經且曰盡去而舊學非是也震亨聞其言渙焉無少凝滯於曾臆居無何盡得其學以歸鄉之諸醫泥陳裴之學者聞震亨言即大驚而笑且排獨謙喜曰吾疾其遂瘳矣乎謙得末疾醫療者十餘年震亨以其法治之良驗於是諸醫之笑且排者始皆心服口譽數年之間聲聞頓著震亨不自滿足益以三家之說推廣之謂劉張之學其論臟腑氣化有六而於濕熱相火三氣致病為最多遂以推陳致新瀉火之法療之此固高出前代矣

然有陰虛火動或陰陽兩虛濕熱自盛者又當消息
而用之謂李之論飲食勞倦內傷脾胃則胃腕之陽
不能以升降并及心肺之氣陷入中焦而用補中益
氣之劑治之此亦前人之所無也然天不足於西北
地不滿於東南天陽地陰也西北之人陽氣易於降
東南之人陰火易於升苟不知此而徒守其法則氣
之降者固可愈而於其升者亦從而用之吾恐反增
其病矣乃以三家之論去其短而用其長又復參之
以太極之理易禮記通書正蒙諸書之義貫穿內經
之言以尋其指歸而謂內經之言火蓋與太極動而
生陽五性感動之說有合其言陰道虛則又與禮記
之養陰意同因作相火及陽有餘陰不足二論以發
揮之於是震亨之醫益聞四方以病來迎者遂輻輳
於道震亨咸往赴之其所治病凡幾病之狀何如施
何良方飲何藥而愈自前至今驗者何人何縣里主
名得諸見聞班班可紀浦江鄭義士病滯下一夕忽
昏仆目上視漫注而汗瀉震亨診之麻大無倫即告
曰此陰虛陽暴絕也蓋得之病後酒且肉然吾能愈
之急命治人參膏而且促灸其氣海項之手動又頃
而唇動及參膏成二飲之甦矣其後服參膏盡數斤

病已天台周進士病寒雖暑亦必以錦葵其首服
附子數百增劇震亨診之脈滑而數卽曰此熱甚
而反寒也乃以辛涼之劑吐痰一升許而蒙首之錦
減半仍用防風通聖飲之愈思固喜甚震亨曰病愈
後須淡食以養胃內聖以養心則水可生火可降否
則附毒必發殆不可救彼不能察後告疽發背死浙
省平章南征閩粵還病反胃盛以爲可治震亨診其
脈告曰公之病不可言也卽出獨告其左右曰此病
得之驚後而使內火木之邪相挾氣傷液亡腸胃枯
損食雖入而不化食旣不化五臟皆無所稟去此十

日死果如言鄭義士家一少年秋初病熱口渴而妄
語兩顴火赤醫作大熱治震亨診之脈弱而遲告曰
此作勞後病溫惟當服補劑自己今六脈皆搏手必
涼藥所致竟以附子湯啜之應手而瘥浙東憲幕傅
氏子病妄語時若有所見其家妖之震亨切其脈告
曰此病痰也然脈虛弦而沉數蓋得之當暑飲酸又
大驚傳曰然嘗夏因勞而甚渴恣飲梅水一二升又
連得驚數次遂病震亨以治痰補虛之劑處之旬浹
愈里人陳時叔病脹腹如斗醫用利藥轉加震亨診
之脈數而溜告曰此得之嗜酒嗜酒則血傷血傷則

脾土之陰亦傷胃雖受穀不能以轉輸故陽升陰降而否矣陳曰某以嗜酒前後洩見血者有年震亨用補血之劑投之驗權貴人以徵疾來召見震亨至坐堂中自如震亨診其脉不與言而出使詰之則曰公病在死法中不出三月且入鬼錄顧猶有驕氣耶後果如期死一老病目無見使來求治震亨診其脉微甚為製人參膏飲之日明如常時後數日震亨復至忽見一鑿在庭煉礞石聞之則已服之矣震亨愕然曰此病得之氣大虛今本救其虛而反用礞石不出此夜必死至夜參半氣絕而屬而死一男子病

小便不通鑿治以利藥益甚震亨診之右手頗弦滑曰此積痰病也積痰在肺肺為上焦而膀胱為下焦上焦閉則下焦塞譬如滴水之器必上竅通而後下竅之水出焉乃以藥大吐之吐已病如失一婦人病不知人稍蘇即號叫數四而復昏震亨診之肝脉弦數而且滑曰此怒心所為蓋得之怒而強酒也詰之則不得怒夫每過夜引滿自酌解其懷震亨治以流痰降火之劑而加香附以散肝分之鬱立愈一女子病不食面黃臥者且半載鑿告術窮震亨診之肝脉弦出左口曰此思男子不得氣結在脾故耳叩之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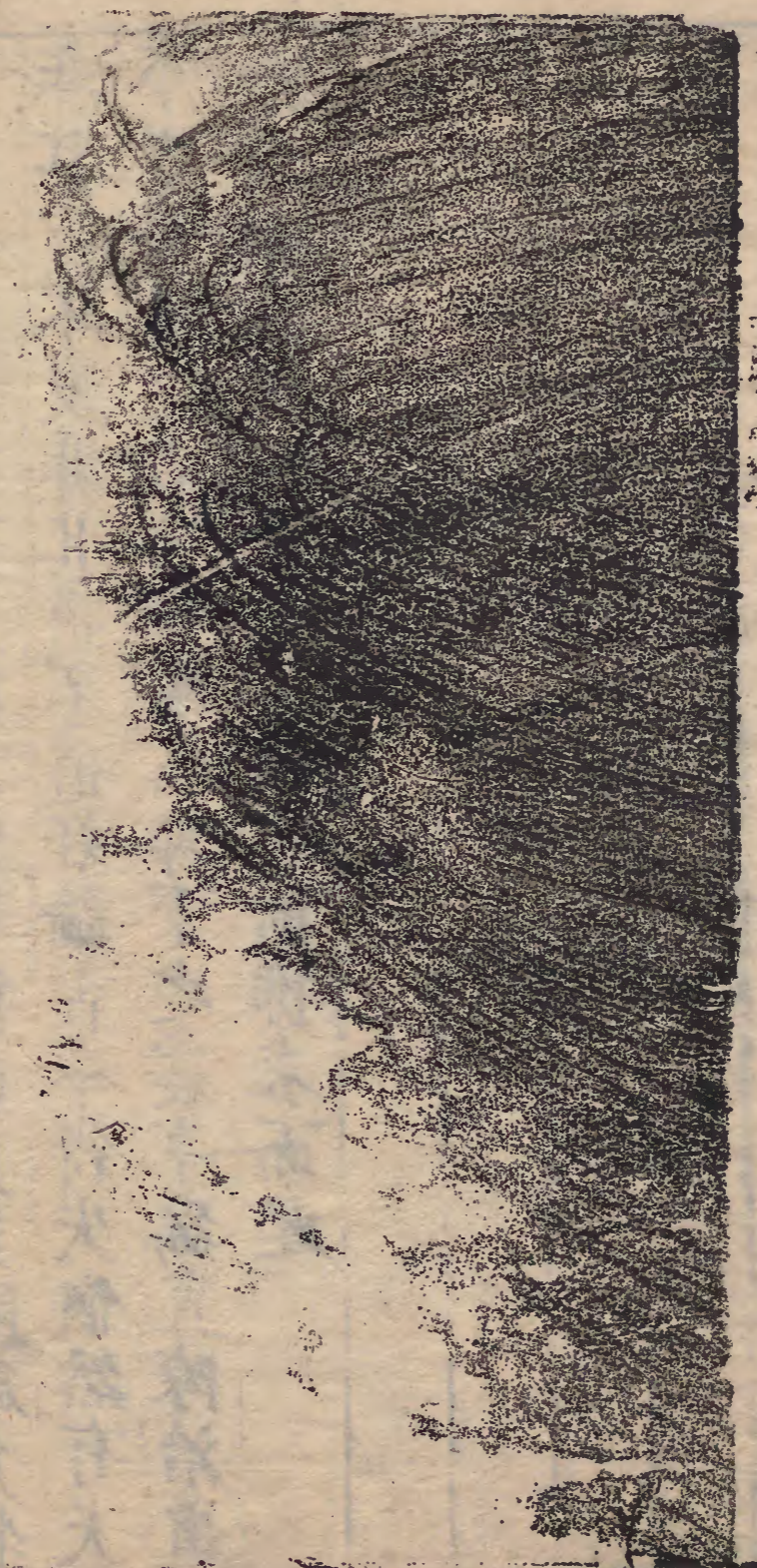
聖藥
知用

許嫁夫入廣且五年震亨謂其父曰是疾惟怒可解
蓋怒之氣擊而屬木故能衝其土之結今第觸之使
怒耳父以為不然震亨入而掌其面者三責以不當
有外思女子號泣大怒怒已進食震亨復潛謂其父
曰思氣雖解然必得喜則庶不再結乃詐以夫有書
旦夕且歸後三月夫果歸而病不作一婦人產後有
物不上如衣裾鑿不能喻震亨曰此子宮也氣血虛
故隨子而下即與黃芪當歸之劑而加升麻舉之仍
用皮工之法以五倍子作湯洗濯皴其皮少選子宮
上震亨憇之曰三年後可再生兒無憂也如之一貧

婦寡居病癩震亨見之惻然乃曰是疾世號難治
不守禁忌耳是婦分而無厚味寡而無欲庶幾可療
也即自具藥療之愈後復投四物湯數百遂不發
動震亨之為醫也其類也蓋其遇病施治不膠於古
方而所療皆中 亦必諸家方論皆歷所不與他人斬
斬守古震亨與 亦必諸家方論皆歷所不與他人斬
聲隨影附震亨養之壹忘疲一日 亦必諸家方論皆歷所不與他人斬
太極之旨震亨以陰陽造化之精微與醫道相出入
者論之且曰五志諸生中未嘗論至於此 亦必諸家方論皆歷所不與他人斬
所問故偶及之是蓋以道相告非徒以醫言也 亦必諸家方論皆歷所不與他人斬

語人曰翁之學其於醫者蓋於此乎予笑曰之曰金陵來
見自以為精仲景之學亨曰仲景之言收拾於殘篇
斷簡之餘然其間三之一有不備或三之一有不盡夫編次
之脫落三義利之乖舛吾每觀之不能以無感因畧
摘疑義數條以三羅尚未悟及遇治一疾震亨以陰
虛發熱而用益陰補血之劑療之不三日而愈羅乃
嘆曰以某之所見未免作傷寒治今翁治此猶以芎
歸之性辛溫而非陰虛者所宜服况汗下之悞乎
震亨春秋既高乃猶疑黃等所誦而著格致餘論苟
方發揮傷寒辨疑本草衍義補遺外科精要新論諸
書學者多誦習而取則焉震亨簡慈貞良剛嚴介特
非其友不友非其道不道好論古今得失慨然有天
下之憂世之名公卿多折節下之震亨為直陳治道
無所顧忌然但語及築利事則拂衣而起

方技十畫



方技十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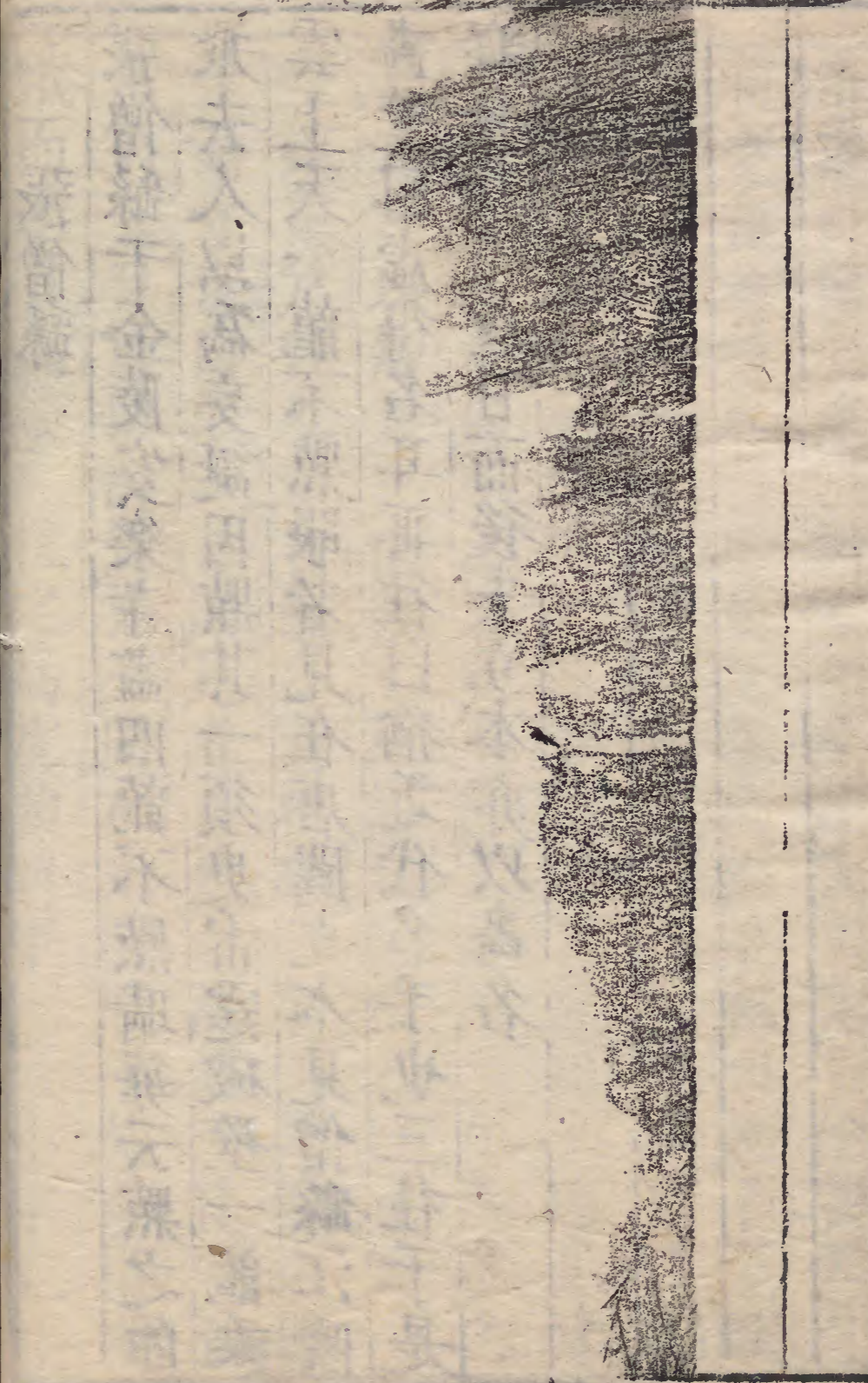
晉顧愷之

顧愷之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為自蒼生以來未之有也俗傳謂之三絕畫絕痴絕才絕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精曰四體妍蚩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每重衽康四言詩以為之圖常云手揮五弦勿目送歸鴻難嘗圖裴伯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譽神明殊勝又為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石中欲圖殷仲堪有目疾因畫愷之巨目府正為照耳若明點瞳

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遊不美也他堪然之
愷之建層樓爲臺序疾風暴雨烈身不並不下筆
炎涼皆過天地明朗時乃染毫管墨三梯妻子罕見
金陵瓦棺寺初置僧衆該會請朝云暢利注疏其時
士大夫無有過十萬者無不愷之利注一百萬愷之
素貧時以爲大三僧後一處請爲疏愷之曰宜置一
壁遂閉戶往來一日餘日盡雜摩一軀工畢將點眸
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真施十萬第二日可五
萬第三日可任例貢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填咽
俄而果百萬錢也愷之爲虎頭將軍一云小字虎頭

張僧繇

張僧繇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云點之即
飛去人以爲妄誕因點其一須臾雷霆破壁一龍乘
雲上天一龍不點眼者見在唐閣立本見僧繇江陵
畫壁曰虛得名耳再往日猶近代名手也三往于是
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立本亦以畫名



唐吳道元

吳道元字道子陽翟人也舊名道子少孤貧客游洛陽學書於張顛賀正章不成因工畫未冠深造妙處若悟之於性非積習所能致初為兗州瑕丘尉明皇聞之召入供奉更今名復以道子為字由此名振天下大率師法張僧繇或者謂為後身焉至其變態縱橫與造物相上下則僧繇疑不能及也且畫有六法世稱顧愷之能畫神之畫隣女以棘刺其心而使之呻吟道子畫驢於僧房一夕而聞有踏籍破逆之聲僧繇畫龍點睛則聞雷破壁飛去道子畫龍則鱗甲

飛動每天雨則烟霧生且顧冠於前張絕於後而道
子乃兼有之則自視爲如何也況元中將軍裴旻居
母喪請道子畫鬼神於天宮寺資母冥福道子使旻
屏去縗服用軍裝纏結馳馬舞劍激昂頓挫雄傑奇
偉觀者數千百人無不駭悚而道子解衣礚礚因用
其氣以壯畫思落筆風生爲天下壯觀故庖丁解牛
輪扁斲輪皆以技進乎道而張顛觀公孫大娘舞劍
器則草書入神道子之於畫亦若是而已况能屈
將如此氣槩而豈常者哉然每一揮筆必須酣飲此
與爲文章何異正以氣爲主耳至於畫圓光最在後

轉臂運墨一筆而成觀者喧呼驚動坊邑此不幾於
神耶且貴耳賤目者人之常情在當時猶取重若是
况於傳遠乎議者謂有唐之盛文至於韓愈詩至於
杜甫書至於顏真卿畫至於吳道元天下之能事畢
矣世所共傳而知者惟地獄變相觀其命意得陰陽
陽受陽作陰報之理故畫或以金胃繼於柱栝固不
可以體與迹論當以情致而理推也蘇軾曰智者創
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
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
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

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
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
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
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
邵氏錄曰古塑一法楊惠之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
學畫惠之見道子筆法已至不服居其次乃去學塑
亦為古今第一

宋李公麟

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也熙寧中登進士第父虛一
嘗舉賢良方正科任大理寺丞喜藏法書名畫公麟
少閱視即悟古人用筆意作真行書有晉宋楷法風
格繪事尤絕為世所寶博學精識用意至到凡日到
即領其要始畫學顧陸與僧繇道元及前世名手佳
本至礧礧實應者甚富乃集衆所善以為已用更自
立意專為一家若不蹈襲前人而實陰法其要凡古
今名畫得之則必模臨蓄其副本故其家多得名畫
無所不有尤工人物能分無品類望而知其廊廟館

史纂卷之三十四
閣山林草野閭閻動作態度響仰俯仰小大美惡與夫東西南北之人才分異盡尊卑貴賤咸有區別非若世俗畫工混為一律黃賤妍醜止以肥紅瘦墨分之大抵公麟以立意為元布置綠筆為次其成染精緻俗工或可學焉至率易簡易處則終不近也蓋深得杜甫作詩體制而移於畫如甫作鷄行不在鷄虫之得失乃在於注目寒江倚山閣之時公麟畫陶潛歸去來今圖不在於山園松菊乃在於臨清流處甫作茅屋為秋風所拔嘆雖衾破屋漏非所恤而欲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公麟作陽關圖以離別慘悵

為人之常情而設釣者於水濱忘形塊坐哀樂不關其意其他種種類此唯覽者得之故創意處如吳生蕭灑處如王維謂華嚴會人物可以對地獄變相龍眠山莊可以對輞川圖是也此皆撫前輩精絕處會之在已直出塵表公麟初喜畫馬大率學韓幹畧有損增嘗寫驥驥院御馬如西域于闐所貢好頭赤錦膊驄之類寫貌至多至國人懇請恐并為神物取去由是以畫馬得名有法秀師讓之曰伯時為士大夫而以畫行已可耻又作馬恐為之乎公麟志曰作馬無乃例能蕩人心墮惡道耶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

多思其情狀未為神駿擊念不忘一日眼花落地必
入馬胎無疑非惡者而何公麟大驚不覺身去坐榻
曰今當何以流此通師曰但當畫大士像公麟悟其
旨遂畫大士像絕妙天一時公卿服師之善誘仕
宦居京師十年不游權貴門得休沐選佳時則載酒
出城拉同志一二人訪名園蔭林坐石臨水條然終
日當時富貴人欲得其筆跡者往往執禮願交而公
麟靳固不荅至名人勝士則雖昧平生相與追逐不
厭乘輿下筆了無難色又畫古器如圭璧之類循名
考實無有差謬從仕三十年未嘗一日忘山林故所

畫皆其胸中所蘊晚得痺疾呻吟之餘猶仰手畫被
作落筆形勢家人戒之笑曰餘習未除不覺至此其
篤好如此病少間求畫者尚不已公麟歎曰吾為畫
如騷人賦詩吟詠情性而已奈何世人不察徒欲供
玩好耶後作畫贈人往往薄著勸戒於其間與君平
賣卜論人以禍福使之為善同意歿後畫益難得至
有厚以金帛購之者由是宦綠模倣偽以取利不深
於畫者率受其欺然不能逃乎精鑒官至朝奉郎致
仕卒於家至今四方士大夫稱之不名以字行又自
號龍眠居士王安石取人慎許可以公麟相從於鍾

山及其去也作四詩以送之頗被稱賞考公麟平生所長其文章則有建安風格書體則如晉宋間人畫則追顧陸至於辨鍾鼎古器博文強識當時無與倫比頃時段義得玉璽來上衆未能辨公麟先識之士倫莫不歎服以沉於下僚不能聞達故止以畫稱

五代郭忠恕

郭忠恕柴世宗朝以明經中 科第歷官迄國朝太宗最喜忠恕名節特遷國子博士忠恕作篆隸凌轢晉魏以來字學喜畫樓觀臺榭皆高古置之康衢世目未必售也頃錢瑋有沈姓者收忠恕畫每以示人則人輒大笑歷數年而後方有知音者謂忠恕必也如韓愈之論文以謂然時應事作下俗文章下筆令人慙及示人以爲好惜古文之難知也如此今於忠恕之畫亦云忘恕隱於畫者後請官江都踰旬失其所 在後閱數歲與陳博會於華山而不復聞蓋亦仙去矣

五代郭熙

郭熙河陽溫縣人爲御畫院藝學善山水寒林得名于時初以巧贍致工既久又益精深稍稍取李成之法布置愈造妙處然後多所自得至攄發曾臆則於高堂素壁信手作長松巨木回溪沿崖巖岫巉絕峯巒秀起雲烟變滅烟靄之間千態萬狀論者謂熙獨步一時雖年老落筆益壯如隨其年貌焉熙後著山水畫論言遠近淺深風雨明晦四時朝暮之所不同則有春山艷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之說至於溪谷橋釣漁艇

鶴師薛稷龍師孫遇然其所學筆意豪贍脫去格律
過諸公爲多如世稱杜子美詩韓退之文無一字無
來處所以筌畫兼得衆體之妙故前無古人後無來
者今筌於畫得之凡山花野草幽禽異鳥溪岸江島
釣艇古槎莫不精絕嘗畫野雉於八卦殿有五方使
呈鷹於陛殿之下誤認雉爲生掣臂者數四時蜀主
孟昶嗟異之梅堯臣嘗有誅筌所畫白鷓圖其畧曰
畫師黃筌出西蜀成都范君能自知范云筌筆不敢
恣自養鷹鶻觀所宜以此知筌之用意爲至悉取生
態足豈蹈襲陳迹者哉蘇軾云古今畫水多作平遠

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
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龜
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
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畫水之變號稱神
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大
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
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快如風須臾而
成作輪瀉蹶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黃筌父子畫花
妙在賦色用筆極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
之寫生江南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畧施丹粉而

氣神湧出別有生意筌惡其軋已言其粗俗不入格
罷之熙之子乃効黃恪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
謂之溪骨圖筌不復致取疵遂得齒院昂然其氣韻
皆不及熙遠甚

方技十一

巧匠

魏馬鈞

傅玄序之曰馬鈞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
其爲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爲博
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
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鈞患其喪功
費目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
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
者又焉可以言校也鈞爲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
騎將軍秦朗等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

南車記言之虛也鈞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
有二子嚙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
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模不模哉鈞曰虛
爭空言不如試之易効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
鈞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者也從
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地可以爲園患無
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
更出其巧百倍於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
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鈞可動否鈞曰可動帝曰
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

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今
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綵絙倒立
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關雞變巧百端此三異也
鈞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者可
今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於樓邊懸牛皮中之
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懸大石數十以機
鼓輪爲常則以斷絲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
以車輪懸旒斃數一飛之數百步矣有美秀者上國
之士也精通見理而嚙之乃難鈞曰屈不對秀自
以爲難得其要言不己玄謂秀曰子所長者言也

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者言也以子所
長擊彼所短豈不怨不且以子所短難彼所長則必
有所不解矣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
不已其相擊刺必已達心達口屈于外此馬氏
所以不對也玄見安鄉侯曹義言及裴秀之論安鄉
侯又與秀同玄曰聖人且體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
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
神取之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顏淵之倫是也以言
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以事取之
若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

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
學矣游夏猶然况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
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
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
木勞二人之力不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
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已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
道以御難盡之物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
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
不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妬同事者相害中
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為衡

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惡為石荆和所以
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曹爽
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
已定猶忽而不察况幽深之才無名之璞乎後之君
子其鑒之哉鈞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參爾近漢世
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般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
世平子雖為侍中鈞雖結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
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

元藝元

藝元薊之寶坻人始為黃冠師事青州把道錄傳其
藝非一至元中凡兩都名利壘土範金搏換為佛像
出元手者神鬼妙台天下稱之其上都三皇尤古粹
識者以為造意得聖人之微者由是兩賜宮女為
妻命以宮長女屬日幸必從仁宗嘗勅元非有旨不
許為人造他神像大都會南城作東嶽廟元為造仁
聖帝像無幾而天下之度其侍像乃若憂深思
遠者始一欲作侍像久之未措手遂閱秘書圖書
見唐魏徵像愛然一得之矣若此莫稱為相臣於

是遠走... 所為西... 學士以... 土... 儼... 像云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三十四

